

从万卷楼到成都聚知斋

王忠明(四川成都)

年少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梦想,整天吃饱穿暖就无所事事。读书后,认识了几个字,发现读书还能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事,就觉得读书还有点意思。早年家贫,加之周围邻居都穷,每家都没有几本书,想读书而不得,那时候没有电脑、手机等消遣物,连电视机、收音机也是奢侈之物,于是乡村的夜晚,显得如此漫长。漫漫长夜,如果有一本书来打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于是,给自己藏一点书,就成为我儿时最初的梦想。书读到一定的时候,觉得还有很多书需要读,认为古人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是美好的人生目标,也有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梦想。但要自己买一万册书籍藏起来读,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不仅因为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当时跑遍整个乡村都没有看到过有万册藏书的地方。

读中学后,第一次看到了万册藏书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学校里面有一个叫“万卷楼”的藏书楼,据说早期里面就有了上万卷藏书,所以被命名为“万卷楼”,但后来由于诸多原因,里面很多书籍被毁于一旦。

遇上我读中学那几年,万卷楼里只剩下一些蒙满灰尘的书籍,和一些与教育有关的

书刊。由于那几年开始推崇升学率和考试成绩,学生们每天的功课和作业都忙不过来,便没有时间去万卷楼阅读课外书籍了。

在我那时的理想里,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万卷藏书,想啥时候读书就读,最好也弄这样一个万卷藏书楼就好了。

进入社会以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开一家书店。这个想法得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赞同,便一起在镇上开了一个小书店。大家都没有什么本钱,僧多粥少,小书店买不起更多书籍,只能凑合着开张。书店里不到三千册书籍,店小书少,加之镇上喜欢读书的人不多,生意一直惨淡,坚持了不到两年,最后关张了事。

后来去市里的报馆谋了一份临时工,但开书店的理想一直不曾泯灭。那几年,自己突然萌发了一个想在市里弄个万卷楼、开家茶书吧的想法。我的计划是弄一个有一万册藏书的茶馆,搞会员制和读书会。

由于没钱买书,便产生书籍众筹的想法。当时想,自己有几百册藏书,如果找一百人,一人出一百册书籍,不是有了万册藏书的万卷楼了吗?

我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开始列出自己朋友圈中喜欢读书的人,不够100人咋

办?就把以前的同学、同事以及采访过的对象一一列出。我本来也想用万卷楼这个名字,可早年读书的中学已经有了万卷楼,在南充也有一处万卷楼,就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万卷楼,其他很多地方也有了万卷楼,于是只好放弃。于是,有了“聚知斋”这个书斋名,当时想的就是把很多知识聚起来,这是在我开聚知斋书店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记得第一个支持我的,是报社一女同事,她听说了我的计划后,当即表示赞助我300册书籍,并从大挎包里拿出一套四卷本的明清小说《株林野史》给我,说这套书她刚看完,还不错,先送给我。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万卷聚知斋的计划没有实施起来,但这个梦想一直藏在心底。自己也因工作变动,前往省城打工。2011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注册了一家网上书店,店名毫不犹豫写上了“成都聚知斋”。抱着以书交友、以店养藏目的开书店,聚知斋也成为聚知识、聚知己、聚知音的地方。

因为有了书店,我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四处搜寻旧书了,不再担心家人对我大肆花钱买书而没有饭吃的担忧了。于是,从几千册藏书开始,我的藏书量不断增长,很快就有

了万卷藏书了,实现了儿时就有的“万卷楼”理想。2017年,我乡里的老家因为有近3万册藏书,被老家的市图书馆、市教育局联合评为“书香之家”。这更激励了我藏够十万册书回老家办书院的梦想。我很喜欢成都这座城市,不仅因为这里是省城,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主要是这里有很多旧书市场和旧书店,可以淘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旧书。开店几年以后,成都聚知斋已有了四五万册的藏书量,我依然每天还省吃俭用到处淘书,去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

时间很快就到了2024年的深秋,成都聚知斋实体店不知不觉已经开了10余年,网店也成了13年老店。店址从最初的新华公园到武侯祠大街,再到如今的清水河公园的蜀街,书斋三易其址。虽然折腾,但最令自己欣慰的是,藏书已达到了十万册规模,尽管在一些书友看来,聚知斋收藏的书籍大多数很一般,但這些书却陪伴了自己一段段美好的书缘时光。

有时候,坐拥书城,泡一杯茶,看着时光静静流逝,感慨着“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的人生现状,回头便想,其实,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登泰山有感(外二首)

孔鑫雨(广东东莞)

用登山杖搀扶着双腿
踏上拥有2000年历史的石阶
脚步叩响岁月的回音
一些事物在风中消散
东方鹤和白鹤的鸣叫从松柏之间升起
石阶上有历代名人的脚印
收集这些脚印的岩石
以“五岳独尊”的姿态矗立云海

当云海托起朝阳的希冀,从红门出发
经过关帝庙,一天门,孔子登临处
红门宫,万仙楼,斗母宫……
一路攀爬到十八盘
挑山工的身影依旧在眼前晃动
我望着压弯的脊梁和汗水湿透的衣襟
忽然觉得那小腿上如青蛇盘绕的青筋
闪着纯粹的光

有人下山,卸下重担和压力
有人上山,寻找晨曦的斗篷
1600多台阶组成的天梯
把无数昼夜解剖又缝合
而溪流正用柔软的力量流动坚韧的生命

石头缝里传出土地和阳光的交谈声
山峦用呐喊的姿态在流年的页码中写实自己
这一刻我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南岳水帘洞

每当遇到溪流,我都会停下脚步
寻找水滴里的海洋
在南岳的怀抱,顺着溪流
有一封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

我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游客
无意间拆开了银白的信笺
她从天而降,涌动着柔情和狂热
原谅夕阳落下的每一次黑暗

早已不是纤弱的身躯
再不怕酷暑
丰盈的丝线
与大地经络结合
顺便带去饱满而顽强的种子

站在水雾中,观看阳光投射的奇妙图案
葱郁的森林,广袤的花海
清澈的河流以及金色的稻穗
都是大地向天空回赠的礼物

兴安落叶松

大兴安岭,落叶松是有灵性的
风吹过的时候
树叶之间翻涌的波浪
能填满一条干涸的河

冬日的蓝天充满寒冷
灰褐色的树干成年后
纵裂成鳞片状剥离
用紫红色的火焰对抗酷寒

它背起一片山脉
把岁月的沧桑刻在纹理中
不需刨开它的根茎
北方的疆场丰满了坚不可摧的防线

没有谁刻意安排
它主动探险
野心正是洁净整片山脉
然后毫不费力地俘虏你和我

想象中的伶仃洋

王国华(广东深圳)

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

伴随着这滔天巨浪的,是风声。远处的如敲架子鼓,近处的如乱弹吉他。再近处的,如歌手的清唱。他伸着脖子,仰头向天,那声音从脚跟发起,在丹田助跑,由喉咙里一跃而出,清越、嘈杂、沉闷、凶狠。这些声音各自独立又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仔细听,似乎可以辨清这个和那个;恍惚地听,它也恍惚起来。

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巨浪再大再膨胀,也像默片一样形成不了压力。如今风和浪结合在一起,你架着我,我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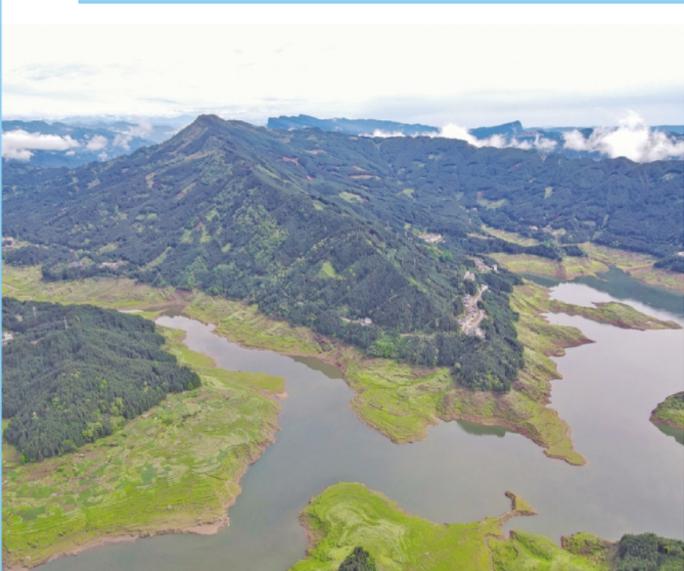
着你,跟头把式地滚作一团。它们脱离地面,冲向天空,再从天空砸下来,不计后果,巨鲁一样,在有限的空间里上蹿下跳。

海浪只是浮于水面的表象,整个大海都掀动起来。鲸鱼、鲨鱼、带鱼,大鱼、小鱼、虾米、海龟,全都惊慌失措,竭力向海底钻,避开跟海浪的共振。它们仰着头,不知上面发生了什么,偶尔交头接耳,借以消解紧张。胆小的继续下沉,直至呼吸困难。明明常年生活在水下五六米处,下沉至水下二十米、三十米,就相当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它们身体发抖,严重不适,而来自上面的动荡追击着它们,不得不继续下沉。偶尔有一只(条)上不来气,痛苦不堪,拼命上浮,结果被浪头裹挟着喷出海面几十米高。那一两条小鱼小龟像一颗米粒,在空中一闪,不知落到哪里去了。这个彻底眩晕的家伙,即使侥幸苏醒过来,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族群,只能在广阔的海上流浪。

一直到傍晚,风声、激浪拍打声、偶尔其他莫名其妙的声音中,忽然出现了一条船。是的,那是一条船。在浪尖上晃荡,跌落,跃出,再消失。它比那些鱼虾要大一些,但完全没有自主性,浪和风催它、摇它、砸它、掀它,它一直没有翻过去,桅杆居然也没有折断。暴雨像鞭子一样,啪啪地抽打着,惊雷追赶着闪电,一闪,照出船头站着一个人,再一闪,照出了他的身形,古装,方巾,清瘦的面容。巨大的浪打在他身上,衣服没湿;那么大的风,他站得很稳。他和船粘在了一起,沉沉浮浮,他内心的坚定,让这宇宙间的巨大震怒都动他不得。

这是想象中的伶仃洋。而今我就住在伶仃洋旁边,每日所见,平静、明亮。但想象中的伶仃洋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无数次,每次都增加一些细节。

蜀山盘龙(雅安湖)杨毅摄



不入八卦炉 何来金睛眼

王俐才(四川成都)

这么多年来,作为二胡独奏曲的《二泉映月》是百听不厌,仿若韶乐传世,让人“三月不知肉味”。当旋律从坊间响起,感觉是从天籁中飘来,无数人心灵为之一振,不由地停下脚步,眼窝开始湿润。

这支震撼世界的名曲,它来自里巷,来自无锡惠山的惠泉边,它的主人叫阿炳。阿炳本名叫华彦君,父亲华清河是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母亲吴阿芬是当地的一个寡妇,阿炳嗷嗷待哺时母亲就被世俗的眼光杀害了,一位未来的罕见民间音乐家就这样出世了。

华清河从妻子冰冷的怀抱中抱起一声接一声啼哭的孩子,不敢叫儿子,只有用热泪让孩子去吮吸,去品尝苦涩的父爱。华清河把孩子寄养到了乡间的一个远房亲戚处抚养,在那里,小阿炳的日子过得怎样我们可想而知。阿炳七岁时华清河把他带回了道观,但不敢父子相认,而是让小阿炳拜自己为师,以师徒相称。华清河号称“铁手琵琶”,是一位精通各种乐器的道教音乐高手,从此,既是师傅又是父

亲的“铁手琵琶”,悉心教授小阿炳学习音乐和乐器,他把自己所有的音乐技艺全都传给了阿炳。阿炳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继承父亲那超凡绝伦的音乐基因的,师傅教什么会什么,二胡、三弦、琵琶、笛子、打击乐等多种演奏技艺很快都熟练地掌握了,12岁时,便能像大人一样边奏边唱,熟知阿炳的人都说他是个音乐神童,被无锡人称作“小天师”。

阿炳一生是坎坷的,悲惨的。22岁时父亲去世,才把真实的身份告诉了他,阿炳继为雷尊殿道观当家道士。但当他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世后,心中激起万顷狂澜,对社会、对人生感到十分茫然和无助,他混迹江湖,双目失明,沦为乞丐。他戴上墨镜,杵着木棍,以“瞎子阿炳”的名义,常到无锡惠山的惠泉一带以卖艺为生。惠泉人称之为天下第二泉,《二泉映月》等名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阿炳在这里迎着秋霜冬雪“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把自己的人生遭遇诉诸琴弦,抒发着内心的忧愤和哀痛。

艺术来源于生活,惠泉卖艺乞讨就是阿炳的艺术生活,阿炳的经典名曲也就在这乞讨生活中神奇般地诞生了。不入八卦炉,何来金睛眼。阿炳的人生犹如经历了一次次强烈的地震,把他压进了万丈深渊,接受地火的烧烤和冶炼,因此,阿炳一旦再见天日,自然就不再是雷尊殿的那个阿炳了,他脱胎换骨了,他不需要用眼睛来看世界,他是用心灵来感知世界,他用天籁之音来倾诉世界,时时震撼着大地的心脏。

阿炳有一位热爱二胡的小邻居黎松寿,共同的艺术追求使他们俩成为忘年交,黎松寿后来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民乐系,成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个寒冷的冬天,黎松寿在上课前一次偶然的热身,拉起了阿炳的《二泉映月》乐曲,旋律陡然打动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储师竹,后来通过储师竹、杨荫浏、曹安三位教授抢救性的录音,因而才有了阿炳的6首名曲流传于世。

这些乐曲被公认为是发自人类心

灵最深处的咏叹,以无与伦比的魅力感动着世人。1985年美国评选出了全世界10首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流行乐曲,《二泉映月》名列榜首。1991年一位英国音乐家在英国的一场音乐会上听了《二泉映月》的录音后,激动地对一位贝多芬的故乡人说:“中国的贝多芬!中国的《命运》!”

1950年11月,阿炳乐曲录制二个月后,中央音乐学院决定请阿炳前去举行二胡、琵琶独奏音乐会,当黎松寿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阿炳时,阿炳已经卧床不起,泪流满面,声音微弱地说:“我恐怕去不了了。”一个月后,阿炳告别了这个世界。

是金子总会发光,但金子也需要去挖掘,去冶炼,去加工,展示给世人,否则它将会被当作一块普通的矿石深埋在地下,被下一次地火焚烧、瓦解。阿炳的经典名曲差点被埋没,差点沦为人间第二支《广陵散》。所以,经典也需要广泛宣传,也需要及时传播。如今,国家推出非遗抢救性工作,功莫大焉!

鸢尾花(外二首)

高歌(四川内江)

晴朗天空蔚蓝
鸢尾花,花地绽放绚烂
健壮花梗撑起喇叭形花
随风摇曳,奏响蓝色圆舞曲
在绿叶的海洋里,翩翩起舞

跳出了乡愁的长久思念
紫色花瓣,舞动了人间
自由恋爱与吉祥平安

我愿变成一只彩蝶
飞进花丛里,在暖阳下
仰视你的绝世容颜
欣赏你大而美的紫蓝

火晶柿子

略带寒意的萧瑟秋风
轻轻拂着,晚秋柿树染红
一片坡,红叶子媲美红枫

火晶柿子如灯笼般绚烂
挂在树上荡秋千
金色的脸蛋儿,红透的周身
释放出阵阵别样的温暖
清香诱人,醉美人心
它是大地对人类的最美馈赠

那抹红那果甜的惦念
引来无数垂涎者
跋山涉水

龙脑香树

滇热带雨林生长,龙脑香树
擎天柱,高耸林端二十米
聚伞花序花两性,花甲寅实开
神奇于同步花开结果成熟脱落

二至多个增大翅状花萼裂片
护生一果。果熟待启螺旋式
降落伞,冬季的一个晴天
茂密的龙脑香丛林,打响脱果战
借风力旋转辅助数以万计
不耐水种子,漫天飘移坠落
大地怀抱,飞快萌发生长

它是进化的树木,神秘而绚烂
当哺乳动物踏进领域
是敌有友,它们心知肚明

捧一颗龙脑香种子置书房
掀开,美妙的幽香弥散
祥瑞之气满庭芳

不负冬阳

唐华(四川成都)

冬阳如同客人
如约而至
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气
水洗般明净清澈

银光闪闪
暖了万千草木
流淌的绿意
铺洒沃野田畴大地

暖了一个美丽的冬季
逆转了万物对冬
历来的认知
谁说冬天就非得低沉和冷?

候地“扑哧”一只精灵
误将冬天当成春季
太阳之暖将冬日温暖
昆虫激动不已

敞开心扉和衣襟
抛开絮絮
热情洋溢
拥抱这温暖的“冬春”